

D 歌吹

去日黄花各自香



“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心甘情愿，总是能够变得简单。”

这是林徽因说的。可是在我看来林徽因实在不简单，她太优秀了！集美貌才华于一身，风华绝代。有无数人向往的与徐志摩才子佳人般动人心魄的烂漫初恋，有痴情到一辈子不爱第二个女人傍其庐而居，苦守一辈子的痴情大师金岳霖，有名门之后一代大师名望空前真心呵护的夫君梁思成陪伴终身。别说风花雪月的民国，就是再过一百年，也鲜有与林徽因比肩的女人。

你想做林徽因吗？想，作为女人，谁都想成为林徽因。但林徽因是浩瀚星空璀璨夺目中最耀眼的一颗，作为普通女人，也许你有林徽因的貌，但不一定有林徽因的才；也许你有貌又有才，但不一定会遇上徐志摩这样的才子演绎出烂漫的初恋；也许前面的你都拥有了，但不一定会遇上金岳霖、梁思成这样的人物。如果你都拥有了，成了第二个林徽因，那么你就感谢上帝，我会大喊一声：“额滴神！”所以，对于林徽因这样的女人，你只是看看，也只能是看看，你学不了。

还有一类女人也是学不来的，比如陈洁如。当年蒋介石娶她的时候曾经对她盟誓：“你将是唯一合法的妻子。”在抛弃她时也曾这样说：“我发誓，自今后

五年起，必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。如若违反，祈求我佛将我殒毙，将我的南京政府打得粉碎。如果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，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，将我放逐于中国之外，永不回来。”可是在一个以天下为自己人的政治人物面前，所有的山盟海誓都是一个泡泡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政治抱负击得粉碎。现在看来，蒋介石当年的誓言后来基本上都实现了，但是对于陈洁如来说，纵然有万种风情，那也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一场梦幻而已。

不过你可以学蒋碧薇。在十八岁时为了爱情大胆私奔，去跟随一个当时还是无名的徐悲鸿，但在徐悲鸿功成名就而移情别恋于另一美貌的女学生孙韵君时，你可以看到蒋碧薇在声嘶力竭地喊：“假如你和孙韵君决裂，这个家的门随时向你敞开。但倘若是因为人家抛弃你，结婚了，或死了，你回到我这里，对不起，我绝不接收。”还可以看到蒋碧薇这样说，拿来！我跟你几十年，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必须得给我一百幅画作和一百万元的赡养费。然后一走了之，头也不回地投向那个与她相好很多年的张道藩。

你也可以选择向王映霞学。一个貌若天仙的美女爱上一个声名显赫的文豪没有错，只是风流才子并不完全可靠。郁达夫是一个对美女讲博爱的人，如果你要他专一，他做不到。不过别怕，只要你愿意付出，你可以找到戴笠这样的盖世特务大亨当保护伞，然后选择一个绝对专一你、呵护你、钟情你、疼爱你的小男人钟贤道，安安稳稳地过完下半辈子。这样，你既可以借郁达夫而扬名立万，又可以借钟贤道享受幸福生活——王映霞晚年回忆：“如果没有前一个他（郁达夫），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

名字，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；如果没有后一个他，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。”

不过，我倒建议你选择做程季淑——一个典型的徽州女人，典雅大方、温柔贤淑、坚强执著。要论才貌与声名她都无法与前几位相比，但在终身大事上她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一个小她两岁、喝过洋墨水、成就颇高，曾经被人痛骂成“丧家的走狗”的以文为生的男人梁实秋，坚定的信念又使她做出常人无法想象无怨无悔的付出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梁实秋因考虑政治因素孤身前往重庆为国事尽力，程季淑则因为自己的母亲年事已高需要照顾未能一同前往。在北京的六年中，她独自一人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小孩，侍奉病重的老母亲，直到老母亲病故才带着三个小孩辗转回到重庆与丈夫会合，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分开。

坚强执著和无怨无悔的付出使她换回了真爱，她是个幸福的女人，她在丈夫的怀抱中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来看看他们的对话就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相知与相守了：“你上楼时是不是一步跨二级楼梯？”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“我听着你的脚步声，数着那响声的次数，和楼梯的级数不相符。”

要说程季淑有什么遗憾，那就是上帝在她的晚年跟她开了个玩笑，一次意外让她先于夫君驾鹤西去。“人类历史就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个花园里开始的。”梁实秋信奉这句话，他们的爱开始于花园，他们的结局也像是在花园，一对同林鸟，一只逝去了，另一只形单影只。

最后再用一句林徽因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：感情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，和任何人无关。爱，或者不爱，只能自行了断。

D 章韬

西红柿炒蛋

就是对这一道菜，情有独钟！

是纪念自己做的第一道菜？是被那酸酸甜甜、咸咸鲜鲜的味道蛊惑？抑或是，就是喜欢上那个名字……

于我的记忆深处，西红柿，看起来娇艳，入口却十分酸涩，若不加白糖，断然没有“风卷残云”之意欲，所以向来我都是对它不闻不问。

以前一朋友过生日，邀请三五相好到他家做客。其父乃一农家乐老板，他那里的厨师据说很有名，手艺很高，大家基本上都是冲这点去的。到晚饭正餐的时候，朋友有点故弄玄虚，说：“大厨弄了个绝活，大家来尝尝。”端上来，居然是盘西红柿炒蛋。不过这菜的颜色饱满、丰润，着实好看，远远闻便有一股醇香的味道，令人口齿生津。

之后，我就喜欢上了这道菜。喜欢吃，不是因为它简单；喜欢吃，不是因为它稀罕。曾有人说：“你老吃这个，不厌啊？”我微笑，没说话，因为没啥好说，我就是喜欢这平凡、普通，近似“庸俗”的色相；就是喜欢这简单、易做，却很下饭的菜。

西红柿和鸡蛋，在一双手的调理之下，居然能成为入口难忘的美味佳肴，不得不让人叹服。人常说“一岁年纪一岁人”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也许我之所以钟情它，或许是因为那代表着生活的味道吧。

从小到大，我的路是在左规右矩中平稳地铺展向前。那一路设计精致与美好，几乎没让我的路有曲折。没有早恋、没有游戏室、没有网吧、没有台球室、没有溜冰场、没有……有的是与人和的教导、与人善的忠告、与人友的提点、做好事，勿坏人的警觉……那样的教育淳朴、传统，就如同这番茄炒鸡蛋，在许多人眼里不起眼，瞧不上吧，但我却喜爱非常。铅华洗尽，二十载春秋细数、回眸，是无尽感恩。

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福缘，所以谁都没有必要羡慕谁。每个人有不同的路似乎是设定好的，也只有你才能走得出的独一无二。

平平淡淡，注定错过许多，也在无形中获不少。现实中践行不了的就会在思想中无限膨胀。电视上、书上，柔情似水、佳期如梦的桥段缠绵悱恻，于是，我们都迎来了爱做梦的年纪。在想象中，我们的爱情根本不会像西红柿炒蛋这样平凡，得轰轰烈烈的，要爱得死去活来。西红柿炒蛋般的爱情太实在，也俗。

于是有的人开始玩弄青春，不断寻找，轻易拿起又随意放下，年华就这样从指缝中溜走。当有一天，他们发现自己累了，想挽留一些真实的东西，却发现手里空空如也。这时才明白，生活不是燕窝鱼翅、鲍鱼海参，而像这西红柿炒蛋，简单却不马虎。

我们所能拥有的幸福其实并没有多复杂，它和西红柿炒蛋是一样的味道，酸酸中带着甘甜，真实地在你身边，触手可及。



D 郭倩倩

法兰西的红玫瑰与白玫瑰

闲来无事，爱读张爱玲的书，喜欢她洞明世事又一针见血的深刻，她的话语常常一不小心就溜进你心里烙在心底，再不散去。多年来，我一直记得她对世间女子的分类，一类如红玫瑰般热情绚烂；另一类如白玫瑰般沉静优雅。在现实生活里，我还没找到可以配得上这些称谓的女子，直到我在法国遇见N小姐和X小姐。

N小姐和X小姐是教我的法语老师。周一上午到周三上午陪伴我们的是那朵红玫瑰N小姐。周三下午到周五下午便是那朵白玫瑰X小姐。

红玫瑰很漂亮，约三十多岁，栗色头发白皮肤水汪汪的蓝眼睛特别有神，爱在曼妙身材外穿上鲜艳颜色的衣服。黑色上衣大红的裙子，各种夸张的耳环、项链、戒指、高跟鞋。

她教学偏重口语和语法，选用的教材也是在中国超级流行的《走遍法国》，总是特别主动地和我们打招呼问这问那，目的只有一个——要我们开口说法语。为了这个目标她可费了不少心思。上课时，一定要求不同国家的同学坐在一起，不容许说一点点英语，不容许用字典查生词，必须听她用法语解释。我们学法语的方式也很有意思，看录像带，第一遍看无声的，要大家用自己的话来描述所看到的故事。第二遍，要求我们边听边看，然后复述自己听到的句子。第

三遍，细听每个句子，她来一点点讲解，不仅讲新单词，也随带讲解一些语法。这样折腾过几遍后，一篇课文的大意，我们就能了解了。

她很会画画和表演，这些绝活用到新单词的解释上再好不过了，她更喜欢调侃班上同学和自己来给生词造句，用角色扮演让我们熟悉新句型，课堂气氛常常很HIGH。

相比而言，周三下午到周五下午的那朵白玫瑰就细腻沉稳多了。如果说红玫瑰如酒般浓烈，白玫瑰就如水般平静。白玫瑰大约四十岁，典型的法国女人，褐色头发用皮筋束上，身材一米七零，不施粉黛却给人很舒服的感觉。一件碎花的长衬衫，外套一件短短的黑毛衣，一条宝蓝色的牛仔裤，一双圆头休闲鞋。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黑色圆戒指套在右手手指上，鼻翼上有印度人常有的装饰，小小的，闪闪的，就一颗。

白玫瑰偏重词汇和写作，她选用的教材是新知识点超大的那种。虽然新词汇量信息量很大，但她的课思路却永远清晰，设计十分精巧，学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累。每星期一个主题，周三下午的课，主要讲解新单词，周四早上测验。周四开始围绕这个主题，讲解课文做各种各样的练习，听听力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学习新单词和固定搭配。周四晚上的作业，通常是关于

这个主题的小作文，周五早上交。

周五中午她就会把作文全部改好，一一给每个人讲解作文中的问题。周五下午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口语练习，几个人一个小组自己编写对话，表演。上白玫瑰的课，你没有太多情绪的起伏，一切都是淡淡地往前推进。她上课的思路，永远是整齐清晰、有规划、按节奏走，不会意外出现。

就在我准备给她贴个不温不火的标签时，白玫瑰在上周五下午的一个行为却改变了我的看法。那天下午，我们在讨论各国接电话时的用语。英文是HELLO；法语是ALLOE；白玫瑰让每个国家的同学上黑板写自己国家的说法。阿拉伯的同学写阿拉伯语、日本同学写日语、乌克兰的同学写俄语、希腊同学写希腊语、我写的是中文的“喂”。白玫瑰，突然说，法国不同区域的口音也不同，然后就开始用超级夸张的音调声情并茂地学巴黎人、尼斯人、马赛人、里昂人讲话，搞笑指数超高，所有人都笑趴在桌子上。这就是白玫瑰，绝大多数时候是不理会周围的喧闹静静地按自己的节奏流淌的河流，偶尔却泛起波澜。

这就是我所遇到的法国红玫瑰和白玫瑰，不同气质却同样敬业同样优秀的法国女人，以各自的美丽与芬芳诠释着法国文化中对品质对美的追求。